

风雨骊歌 ——农安四中教师于长丽之死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】二零一三年六月，吉林省农安县一昔日的黄龙府，这座远近有名的古老县城，上演了这样的一幕：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，被刑讯逼供。逼供者赤裸裸地叫嚣：“我不怕遭恶报。”“我叫唐克，国保大队的。明慧网上有我的名，于长丽就是我打死的。”——题记

二零一零年阴历四月十八日，络绎不绝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庙会。寺庙附近各种叫卖摊位鳞次栉比，过往游人川流不息。

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不断地和过往游人打招呼，祥和的诉说着什么。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——农安四中教师于长丽。她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她在向不明真相的人们传递“真善忍”的信息。

就在这一天，她和另一名女法轮功学员，在从庙会归来的路上，遭遇了早已盯梢跟踪的恶警便衣。

接踵而来的是：逼供、抄家、诱劝……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她作出对法轮功的背弃。坚强的长丽没有屈服，以零口供坦然应对眼前的残暴与压力。因为法轮功使她明白了如何做人的道理，是法轮大法引导她找到了人生的真谛，她要用生命的全部捍卫大法，捍卫真理。

了解长丽的人都知道，她心地善良，善解人意。尤其修炼法轮功后，更能尊老爱幼，先他后己。亲朋好友，谁家结婚、生小孩、有病住院……大事小情都愿意找长丽。谁需要她帮忙，她总是能出钱就出钱，能出力就出力。公婆常年在外地，没有时间照料年逾九旬的外婆，长丽每隔一段时间便去探望。并且每年都要从姨婆家里把老人接过来，住一段日子，并悉心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。长丽被关期间，老人时常念叨“长丽咋不来看我，我想长丽”。老人哪里知道，心爱的外孙媳，为救一方百姓已身陷囹圄。



法轮功学员于长丽 酷刑演示手铐脚镣

于长丽曾被戴着手铐、脚镣，自己已无法行走，身体瘦的只有六十斤左右，肾脏已出现衰竭，农安县公安局仍不放人，直至冤死。

在长春第三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十个月后，长丽被转回本地。在农安看守所，为制止迫害，她开始了近两个月的绝食抗议。绝食期间，当有人看到她拖着脚镣出现在农安县医院时，身体虽有些虚弱，但脸上依然透着坚贞不屈的刚毅。

在她被害的前几天，家人曾极力营救，要求保外就医。当时，就是这个唐克，百般阻挠，不予审批。

二零一一年五月二日，传来了长丽遭遇不幸的消息。那天，天空露着太阳，却不时地淅淅沥沥下着小雨。

就读高中的女儿从家人的眼神和气氛中，预感到妈妈的不测，再三追问下，知道妈妈已离她而去。坚强的孩子没说什么，只是含着眼泪回到房间，不停地写着：妈妈，我爱你！妈妈，我爱你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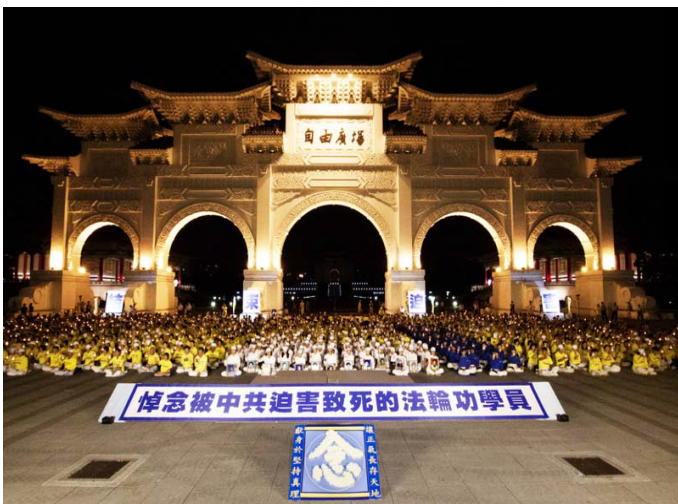
“正当今夕断肠处，骊歌愁绝不忍听。”被强行出殡那天，女儿久久的伏在妈妈的灵柩前，泪流无语。小小年纪，哪堪承受这永远的骨肉分离。年迈的婆婆，心如刀割，上哪再找这样的好儿媳。长丽的丈夫、长丽的哥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恸，两个七尺男儿抱在一起，失声痛哭……

世人啊，谁能知道，十多年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，酿造了多少这样的悲剧？

只有你不放弃法轮大法修炼，劳教、判刑、送精神病院……不讲法律；更有甚者，中共恶徒为贩卖人体器官，牟取暴利，竟惨无人道的对法轮功学员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，活活摘取，然后焚尸灭迹。

这人间血泪，何止长丽！

正告那些还在行凶作恶的人们，迫害善良，违背天理。善恶必报，毫厘俱细。报应来时，后悔无济。何去何从，自酌自虑……◇



到拘留所看望亲属被扣留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）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一行九人，前去农安县五公里拘留所探望在家中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付贵华、孙艳霞等，却被农安县国保大队、古城派出所警察劫持、酷刑折磨两天一宿后，又遭非法拘留十五天。其间，国保大队头子唐克多次叫嚣：于长丽“就是我打死的”。

法轮功学员程丽静女士遭到酷刑折磨与侮辱：扇嘴巴、开飞机、老虎凳、用针扎、来月经被水浇、被扒裤子……

中共不法警察对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但是酷刑折磨留下的伤痕仍在。程丽静的右手手腕现在有时还一阵一阵地疼痛，胳膊有时也一阵一阵地疼痛，不能正常生活；刘桂红依然身体很弱，乳房还会出血……

一、程丽静自述被绑架、迫害的遭遇

我叫程丽静，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那天，我去农安县拘留所看亲属，十点多钟到那里，在车里等候，不一会就过来二三十警察，给车包围住，为首的是农安国保大队队长唐克和古城派出所所有警察，强行把我绑架塞进警车。古城派出所任楠开车，我旁边坐着一个左脸有黑痣的警察，任楠上车就破口大骂一些脏话，还说两天中午没睡觉。

到了古城派出所，一个警察（男，大约三十多岁，单眼皮，身材胖）问我来干什么？我说看亲属。并问我的名字，我没有回答，他就出去了。这时，又进来一个警察（男，左脸有一个黑痣，三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皮肤白）动手要扒我裤子、耍流氓，我大声喊：“警察打人啦！警察打人啦！”这时进来七、八个警察，其中有唐克，问我说没说什么，欲施流氓的警察说：“没说”。

唐克让其他警察拿手铐，开始给我上背铐。并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唐克，国保大队的，在明慧网上有名，法轮功学员于长丽就是我打死的。”然后开始非法审问我。我依旧拒绝回答。唐克就和七、八个警察把我按在地上，恶毒地在背后往上掰我胳膊，反推我胳膊直到和我头平齐。这样折磨完我，使我浑身一身汗，脸上都是大汗珠子，我疼得昏死过去。

他们还继续向上提拽我的手铐，迫使两只胳膊从后背往上一一直被提到头上与头垂直（古城派出称这种酷刑为“开飞机”），这种酷刑在这个屋里给我连用了两次。

还有一个叫王猛的年轻警察打我嘴巴，这时接班的警察来接班了，他们还要继续打我，王猛说：打一天都要打死了，别打了。这帮所谓的警察在走廊里说着不堪入耳的脏话。

晚上把我和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里，将近七十岁的老同修被铐在老虎凳上，我的右手被铐在左

吉林妇女遭酷刑与侮辱

边老虎凳腿上一宿。值班的黑体恤说：让你们不说，等明天唐大队来，让你们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！

六月六日早，八点半警察上班后，“白体恤”、“黑体恤”让我们都在地上蹲着：手铐在老虎凳上铐着。一个穿白T恤衫的男的用针扎我的胳膊六、七次，无明显外伤，但却非常疼痛。一个二十来岁的小眼睛女警察往外掰我铐在老虎凳上的右手中指。

后又把我整到餐厅，开始往我脑袋上浇凉水，打开电风扇吹凉风冻我，冻得我上牙打下牙。这时又被逼迫跟着小眼睛女警察上厕所验尿，并且不让我关厕所门。我来了月经。我请女警察帮我买卫生巾，女警察说：“不给你买，挺着吧！”从厕所回来之后，我先在瓷砖地上坐着，然后又强迫我蹲着，连水带血淌了一地。又强制我趴在地上，继续“开飞机”，穿黑体恤衫的年轻男警察不停地打我嘴巴，穿白T恤的男警察用脚踢我的脸，还把穿的鞋脱下来，用鞋打我的脸。他俩又把我在地上拖拽到门口。让打更的老头把地上的血水拖干净了。我又被迫开了两次“飞机”。

六日下午三点多，我被弄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。当时我的两只手，肿的像馒头一样，手腕都被勒破了。我的整个脸都被打变形了，衣服被撕碎了……

二、刘桂红自述被迫害过程

六月五日，我和亲友正在农安五公里拘留所门外的车上，突然一帮警察就把车团团围住，把车上的人撕扯着就往外面的警车拽。

到了农安县古城派出所，我身上就突突，站不住。是程丽静扶着我进去的。病变的乳房疮口，不知何时被弄的流脓、流血不止。到了古城派出所，我已痛得跪伏在地上，头顶着地、蹶在那里。程丽静让警察别动我，说我有病，是乳腺癌。程丽静想上前把我扶起来，警察指着她说：“去！不用你管！上那边去！”后来一个警察踹我的屁股一脚，并说：“她咋回事啊。”还说：“就这样还出来呢，我们就不怕这个，死了最好，直接就送火葬场炼了，这离火葬场还近。”还有个警察侮辱我说：“她呱呱（指乳房头）疼，你（指男警察）周开看看是真的、是假的。”等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。

就这样一直从上午十点左右到晚上九点多钟，我疼得一直头顶着地。警察对我的病情不闻不问，反而一会就有一个警察到那踢我一脚，说看我死没死呢。

到了晚上九点多钟，要把我们五人送往拘留所，两个警察拽起我的胳膊拖走就往车上拉，当时我乳房疼得几乎窒息，他们把我扔到车中过道上，我疼得坐不到座位上。到了拘留所我乳房痛得哭叫声不断，叫狱警给家里打电话，他们也几番推脱，就这样也不放人。非要家属送来（乳腺癌晚期）诊断书才可以。◇